

# 突发公共事件所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大学生中产生的影响

李卓远<sup>1</sup> 王轲<sup>1,2\*</sup> 程怡欣<sup>1</sup> 白萌<sup>1</sup> 何佳伟<sup>1</sup> 孔令旺<sup>1</sup> 杜子凡<sup>1</sup>

(1 西安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突发公共事件所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因其对个体和社会作用时间长,危害大,而备受关注。本文旨在对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所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大学生中产生的影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增强相关部门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对大学生精神心理健康的及时关注和有效干预。

**关键词:** 创伤后应激障碍; 大学生; 突发公共事件

The impac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aused by public emergencies on college students (review)

**【Abstrac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aused by public emergencie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long-term effect o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nd great harm.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impac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aused by public emergencies on college student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hoping to attract the timely attention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n public emergencies.

**【Key word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emergencies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及全球化中占据重要位置,与世界交流日益增加,同时中国城市化的持续发展以及高速铁路的建设,促进人口流动和区域聚集。国内国外经济双循环进展的同时,也增加了突发公共事件爆发的可能性,增大了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危害性<sup>[1]</sup>,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发生突然,产生影响范围较大,可能会对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和社会安全以及国家法律制度造成重大威胁和伤害,引起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紧急公共事件。如2019年12月COVID-19疫情相关研究显示,截至2020年3月19日我国新冠肺炎全国估计病死率为4.2%<sup>[2]</sup>。突发公共事件对很多人造成了心理影响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障碍,其所致精神问题之一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指个体因经历了重大灾难或是极端恐怖,残酷的事件如海啸,车祸,地震,严重疾病等事件后产生的一种精神障碍<sup>[3]</sup>,通常延迟出现长期存在。例如我国SARS疫情,5.12汶川地震等。近年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多发生在大中城市,如2003年的SARS疫情和2019年的COVID-19疫情,多所高校遭到疫情影响,停课,封校,全封闭式管理等。这些措施在有效控制疫情传播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大学生焦虑,抑郁,PTSD等精神障碍,威胁高校学生的精神健康甚至人身安全<sup>[4]</sup>。

大学生处于情感丰富且不稳定的青年时期,有一定判断力,但社会经验欠缺,易受到外界负性干预影响,如谣言,暗示,和紧急措施等。且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压力,心理调节能力和处理复杂社会事件的能力不成熟。史铁英在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经历SARS封校之后,出现PTSD的学生占总体调查对象的6.7%<sup>[5]</sup>。并且大学生群体中的PTSD具有其影响的广泛性,校园内人员密集,大学生群体中的PTSD患者不仅可能发生自残自伤等危害自身的行为,还可能出现故意或非故意的伤害行为,威胁他人生命健康。

由于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并多次波及高校密集城市,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封校,线上教学等,其导致的大学生PTSD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热点,现就突发公共事件所致的PTSD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的影响综述如下。

## 1.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简述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最开始是用来描述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人的一系列后果,后来逐渐被用来描述经历创伤性事件后产生的一种精神障碍。发生PTSD后,患者经

常会以一种“闪回”的形式反复经历以幻觉和错觉构成的创伤性事件,或者会做一些与自己经历的创伤性事件有清楚关联的梦,并因此对患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击。在发生创伤性事件一段时间后,对于和患者所经历事件相关的人,事物或者特定的时间,天气,场景等,患者都会做出一种持续性的,主动的回避。患者还可表现出对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的负性认识,包括事件责任认定,对事件起因经过和结果的歪曲认知等。也有患者在经历此类事件后出现睡眠障碍,情绪激动,警觉性增高,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sup>[6]</sup>。尽管已经有可以治疗PTSD的药物,但其20%~30%的治愈率仍然不容乐观<sup>[7]</sup>。

## 2. 突发公共事件简述

根据我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事件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自然灾害,如地震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等。如2018年汶川地震以及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2.事故灾难,例如交通运输事故,各类安全事故,生态破坏事故,公共设施事故等。如2015年的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3.公共卫生事件,例如食品安全,职业危害,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SARS以及COVID-19都属于此类突发公共事件。4.社会安全事件,例如经济安全,恐怖袭击,涉外突发事件等。例如2014年的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

薛澜等学者发现突发公共事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事件的突发性:这类事件发生速度快,影响广泛,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做出相应决策的速度也更快,但通常此类事件发生时并不具备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准备充分的物资这类快速反应的条件,以及调配人员和物资的时间。2.事件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即事件伊始,政府职能部门常面临信息缺失,事件发展无规律等,无法用以往的经验迅速做出正确判断。3.影响社会性:这类事件常会对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产生广泛的威胁和影响。4.非程序化决策:政府部门应该从常态管理迅速转换到非常态的管理手段,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缩小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影响<sup>[8]</sup>。

## 3. 大学生群体中突发公共事件所致PTSD的研究现状

3.1 突发公共事件中大学生群体会有一定规模的大学生出现PTSD的症状

突发公共事件具有影响范围广,发生迅速,发展进程高度不确定的特点,使其成为了同类研究中多次被提及的创伤性事件源。Zainab Iftikhar等在研究中提到COVID-19不仅对个体生理功能产生影响,还导致受影响的大学生患PTSD<sup>[9]</sup>。孙越异在研究中发现,地震后非直接受灾地区大学生PTSD检出率达到了5.3%<sup>[10]</sup>,研究

还显示大学生通过媒体获得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也能引起 PTSD 的症状。MRG Brown 在评估野火所致 PTSD 在大学生中的影响时发现大学生中可能符合 PTSD 的标准的学生占 37%[11]。这些都提示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后大学生心理和精神健康问题应引起关注。

### 3.2 突发公共事件中大学生群体发生 PTSD 的影响因素

3.2.1 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之前或正在经历突发公共事件时,对可能发生 PTSD 个体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在经历或通过各渠道知晓突发公共事件时,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或者周围环境、家庭状况、社会支持因素的不同是事后是否发生 PTSD 的影响因素。

(1) 不良人格因素和负面社会支持是个体患 PTSD 的高危因素。杨晓云的研究中显示,使大学生产生应激反应的相关因素中负面社会支持因素和不良人格因素的影响占到了 33.74%,其中不良人格因素占 13.18%,负面社会支持因素占 20.56%[12],但还不清楚这些不良人格因素如性格内向,看待事情过于理性,好斗,难以融入社会等是患者本身就具有还是由创伤性事件引起;

(2) 创伤事件暴露时间和突发事件中是否丧亲为个体是否患 PTSD 的影响因素。鲁秀敏在研究中发现,创伤事件发生时在现场的时间越少,PTSD 的阳性检出率越低,其中一直在场的大学生检出率最高,为 27.63%,不在场的大学生中检出率最低,为 7.87%。父母离世的大学生中 PTSD 阳性检出率为 38.14%,而父母健在的大学生中 PTSD 阳性检出率仅为 8.18%[13]。这可能因为在现场时间越长,精神和心理受到直接刺激的时间就越久,并且绝大多数父母从孩子出生以来就扮演着保护孩子和给予孩子正面影响的角色,父母离世可能导致大学生在经历创伤性事件之后无法及时倾诉或是无人消除焦虑紧张的情绪;

(3) 专业背景和应对创伤事件的心态是个体是否患 PTSD 的影响因素。黄干的研究显示,具有医学相关专业背景的大学生 PTSD 自评量表的总得分要低于非医学背景的大学生,抗压心态与 PTSD 自评量表 and PTSD 相关症状均呈正相关[14]。这可能因为专业人员更了解创伤事件发生机制和演变情况,不易被外界纷乱的信息影响,而消极的心态例如“算了接受现实吧”或者“顺其自然”可以减轻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压力,为度过创伤事件增加心理和精神层面的保障;

(4) 心理韧性水平和认知风格是个体是否发生 PTSD 的影响因素。徐小雨在研究中发现相对心理韧性高的个体而言,心理韧性低的个体更易出现 PTSD 的症状。心理韧性高的人通常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和较低的压力困扰水平。而在心理韧性和乐观的认知风格之间存在正相关。个体心理韧性越高,有乐观认知风格的可能性越高,抵抗 PTSD 的能力越强[15]。

(5) 学习压力和就业压力是个体 PTSD 的高危因素。林志智的研究中显示,大学生学习压力越大,出现 PTSD 症状的可能性越高,这可能提示在经历创伤性事件时,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更易在事后出现 PTSD 的症状[16]; Wanjie Tang 在研究中发现,处于毕业班是大学生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发生 PTSD 的高危因素[17],这可能是近年就业压力不断增高,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但疫情影响了大学毕业生原本的计划所致。Bijia Song 在对 COVID-19 爆发后中国国际留学生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就业压力高的大学生 PTSD PCL-C 得分更高的结果[18],这与 Wanjie Tang 的结果一致。

因此,大学生是突发公共事件中 PTSD 的高危人群,相关部门和高校须提高对大学生精神心理健康的关注,增强公共危机事件中大学生负性心理预警及心理团队的及时疏导干预。

3.2.2 在经历过或者目睹,了解突发公共事件之后,对已有 PTSD 症状的大学生的影响因素

对于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已经出现 PTSD 症状的大学生,如何避免引起 PTSD 的频繁发作,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周年祭或此类纪念日对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出现 PTSD 症状的大学生可能是症状再次发作的高危因素,何树德在研究中发现周年祭可以使很多经历地震的大学生情绪低落,可能是因为许多大学生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周年祭活动会让他们想起亲人并重现灾难场景[19]。刘夏竹在对汶川地震后十年中职生的研究中发现生命意义感与 PTSD 呈负相关,这可能提示大学生患者生命意义感越强,PTSD 症状出现的频率就越低[20]。此外,其他可能导致大学生在经历突发公共事件时增加患 PTSD 风险的因素,例如亲人离世,学习压力增高,负面社会支持等也可能导致患者 PTSD 症状的急性发作,但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4. 突发公共事件中大学生出现 PTSD 症状后对个体以及社会的影响

对经历突发公共事件后患 PTSD 的大学生而言,由此带来的影响是长期的,也是多方面的。这些大学生会在人际交往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情绪不稳定,冲动或内向,无法融入集体等,影响正常校园生活。而长期心理压力可能导致抑郁症,自杀自伤行为。内向,无法融入集体的表现往往让这些大学生难以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社交网络,导致大学生无法得到来自周围人的社会支持,进而增加孤独感,恐惧感,加剧 PTSD 所致的警觉性增高。相关研究表明大部分 PTSD 患者会有一种或其他多种精神疾病共病,包括重度抑郁症,焦虑症,物质滥用等[21]。如不加以干预,慢性 PTSD 患者还会增加其他疾病出现的风险并出现相关的一系列症状,例如老年痴呆、哮喘、风湿性关节炎、心脑血管疾病等。

对正常人而言,面临外界一般刺激可能会使皮质醇,儿茶酚胺,糖皮质激素等激素释放少量增加,但是对于 PTSD 患者而言,相同的刺激可能导致上述激素的大量释放[22-24],并且需要比正常人更长的时间让上述激素回归正常水平,这提示可能有部分 PTSD 患者由于旧的刺激带来的激素水平升高还未恢复,新的刺激又使激素的释放增加,导致这部分 PTSD 患者的激素长期处于高水平,可能是增加患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的原因之一。且有临床研究发现应激患者的海马容积变小,杏仁核和部分皮层区存在结构上的损伤,直接影响到大脑的认知功能[25]。如不受到干预,PTSD 的症状将持续很多年并最终导致持久的精神障碍[26-27]。

如果 PTSD 的症状较重,不仅影响周围同学和老师的学习生活和教学秩序,还可能导致大学生在长期心理、社会压力下做出故意或非故意伤害行为,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因为高水平的 PTSD 患者认为周围的环境是充满威胁的,有研究显示这种认知结果会导致患者出现攻击等反社会行为[28]。刘艾祎在研究中也发现 PTSD 总分、负性认知和情绪改变症状以及警觉增高症状与反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9],这提示高水平的 PTSD 患者极有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影响周围人的正常生活甚至威胁人身安全。这种反社会的事件可能会成为新的创伤事件源,造成 PTSD 在大学生中的扩散。这不仅会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还会带来威胁师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 5. 讨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近年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多所高校积极应对疫情,但一些封闭管理措施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出现精神障碍,媒体网络的发展、大量人口流动和区域聚集也间接扩大了此类事件的影响范围。PTSD 是突发公共事件后发病率最高的精神心理性疾病之一

[30],但目前国内针对突发公共事件所致大学生群体的 PTSD 研究还比较匮乏,且干预手段少,药物研究缺乏。在疫情引起全国范围高校采取应对措施的今天,针对突发公共事件所致大学生 PTSD 的研究可能会成为热点研究方向。对大学生而言,受到突发公共事件的创伤性冲击可能导致抑郁、焦虑、PTSD 症状等,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就会严重影响大学生的精神健康,若不及时进行干预,不仅会对个人造成长期难以消除的精神障碍,还可能会威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高校作为我国重要的人才和科研成果输出单位,学校和相关部门需增强对突发公共事件之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及时为有需要的大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提供相应社会支持,减轻或消除因突发公共事件为大学生带来的影响,避免可能由 PTSD 症状所致的对患者个人和社会的严重影响。

参考文献:

- [1]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工作的通知[EB/OL].2021-12-11.  
<http://www.nhc.gov.cn/cmssearch/xxgk/getManuscriptXxgk.htm?id=d82d084324e446a983d2816c1f69ee23>.
- [2]刁英,刘晓筠,汪涛,曾筱菲,董臣,章元明,周昌龙,余璇,刘定富,胡中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续中的治愈率/病死率估计[J].科学通报,2020,65(22):2342-2347.
- [3]Edition F.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J]. Am Psychiatric Assoc, 2013, 21:271-274.
- [4]王轲,王琪,刘碧波,贾娇,任徽,陈明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某高校不同专业大学生心理的影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21,42(01):146-151.
- [5]史铁英,姜潮,贾树华,刘启贵,张杰,齐香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评价量表[J].中国临床康复,2005(40):44-47.
- [6]郝伟, 陆林 精神病学[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174-175.
- [7]Krystal J H, Davis L L, Neylan T C, et al. It is time to address the crisis in the pharmacotherap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consensus statement of the PTSD Psychopharmacology Working Group[J].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17, 82(7): e51-e59.
- [8]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J].中国软科学,2003(04):6-12.
- [9]Iftikhar Z, Fakhri S S, Johnson S,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ollowing COVID-19 pandemic among medical students in Riyadh: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Middle East Current Psychiatry, 2021, 28(1): 1-7.
- [10]孙越昇,张宁,姚瑛.非地震灾区大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及情绪应对研究[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09(03):199-200.
- [11]Brown M R G, Agyapong V, Greenshaw A J, et al. Significant PTSD and other mental health effects present 18 months after the Fort McMurray wildfire: findings from 3,070 grades 7-12 students[J].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19: 623.
- [12]杨晓云. 医科大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生成、归因及干预实验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7.
- [13]鲁秀敏,冯爽,汤峻杰,陈兴栋,黄华,王永堂.大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OL].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1-9[2022-02-16].<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205.T.20211216.1350.002.html>.
- [14]黄千,李月,薛云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生抗疫心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21,42(10):1508-1511.
- [15]徐小雨,王翼.大学生认知风格对创伤后应激水平的影响——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J].健康研究,2020,40(06):635-639.
- [16]林志智,胡蓉芳.护理本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压力及心理弹性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护理教育,2017,14(10):770-773.
- [17]Tang W, Hu T, Hu B, et a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PTSD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ne month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a sample of home-quarantined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0, 274: 1-7.
- [18]Song B, Zhao Y, Zhu J. COVID-19-related traumatic effects and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J].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Global Health, 2021, 11(1): 117.
- [19]何树德.地震灾区大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共病[J].中国公共卫生,2010,26(06):719-720.
- [20]刘夏竹.震后十年灾区中职生负性生活事件、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D].四川师范大学,2019.
- [21]李凌江,于欣.创伤后应激障碍防治指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3-6.
- [22]Rauch S A M, King A P, Liberzon I, et al. Changes in salivary cortisol during psychotherapy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pilot study in 30 veterans[J].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2017, 78(5): 2490.
- [23]Averill LA, Purohit P, Averill CL, et al. Glutamate dysregulation and glutamatergic therapeutics for PTSD: evidence from human studies[J]. Neurosci Lett, 2017, 649:147-155.
- [24]Rosso IM, Crowley DJ, Silveri MM, et al. Hippocampus glutamate and N-acetyl aspartate markers of excitotoxic neuronal compromise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17, 42(8):1698-1705.
- [25]伍芳慧,刘媛.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治研究进展[J].创伤外科杂志,2021,23(06):472-475.
- [26]Barnes JB, Presseau C, Jordan AH, et al. Common data elements for military-related PTSD research applied in the Consortium to Alleviate PTSD[J]. Military Medicine, 2019, 184(5/6):218-226.
- [27]Rauch SAM, King AP, Abelson J, et al. Biological and symptom change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reatment: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Depress Anxiety, 2015, (32):204-212.
- [28]Taft C T, Creech S K, Kachadourian L.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anger and aggression: a review[J].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2, 49(5).
- [29]刘艾伍,伍新春.创伤后应激障碍对震后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复原力的调节作用[J].心理与行为研究,2021,19(02):244-251.
- [30]谢冠博,韩笑,吴宁,李锦.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潜在靶点研究进展[J].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2021,35(08):617-623.

经费支持: 陕西省教育厅突发公共安全重点计划(20JG028)

\*通讯作者: 王轲 讲师, 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青年委员。